

錢謙益撰述

駢文通

鄧鳴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書名	義通文駢
著述者	博基錢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麥特赫司脫路四一四號 天星久記印刷公司 電話三二四〇四號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版
裝訂冊數	平裝一冊
定價	大洋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188

駢文通義敘目

原文第一

.....一

駢散第二

.....九

流變第三

.....一三

典型第四

.....二一

漫話第五

.....二五

論駢文者，觀記所及，宋人有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塵，清人有彭元瑞宋四六話，孫梅四六叢話，皆以四六爲主，不過駢文之枝子，而未見古人之大體。近人孫德謙撰六朝麗指，截斷衆流，獨以駢體立論，而探源於六朝，又惜辭繁而情隱，鯁生末學，未易測其指要。博於駢文，非專家；顧自少小耽誦蕭選，而三十歲以後，於李兆洛駢體文鈔，王先謙駢文類纂，彭元瑞宋四六選，曾煥駢體正宗，屠寄常州駢體文

錄五家言，循繹數過，而汎濫及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漢魏南北朝文，全唐文。靡所不畢究；因以闕見源流正變所在，而李之駢鈔，恢張漢魏以植散行之骨；王之類纂，極論才氣以閔駢文之規；尤能觀駢散之會通，而足樹楷模於斯文者也！發凡起例，撰爲是冊，乃知儷體之宗文言，遠出劉勰文心雕龍；而不始於阮元文言說。潛氣之欲內轉，始見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而不創於孫德謙六朝麗指，後賢矜其創獲，昔人之所唾餘，薈萃衆家，蘄於通方，而帙無貪多，言欲鉤玄。心知其意，所望好學。無錫錢基博序於上海光華大學之東院，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國學基礎叢書編纂要旨

吾國古書，浩如煙海，刊本流傳，禁若亂絲，承學之士，別擇維艱。本局有鑒於此，特廣延專家，重加整理，爰有國學基礎叢書之輯，將使學者執簡御繁，考鏡源流，識中華固有之文化，知吾國性之所繫，發揚廣大，毋自暴棄也。

本叢書所收，均四庫重要之籍，為人人所必讀者。經如書、詩、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論、孟等，史如戰國策、史、漢、三國、五代史、文史通義等，子則老、莊、荀、墨、韓非各家，文則上駟、魏、下訖近代，詩、文、詞、曲、傳奇、小說，凡屬名著，無不擇尤排印。

本叢書整理工作，略舉如次：

甲 考證 於書本之真偽及作者生平事蹟等，加以精密之考查。

乙 校讎 注重於底本之選擇，及衍誤套字錯簡之改正。

丙 標點 就原書明分段落，加標點符號。

丁 注釋 生僻之字，難解之義，均加音釋。其有原注者，即錄原注。

戊 研究 述全書學術思想之大要，及其影響，並讀法。

己 批評 搜集前人之批評，間附編者之意見。

庚 附錄 取先哲短篇論著之有關條者，附印書後。

本叢書各選注人，擔任某書者，必對其書有深切之研究，與心得，原稿大都曾在學校講授，屢經試驗，屢經修改，非草率成書者比。故各書中大率採作國學教本，在教學雙方，均感便利。

本叢書凡足以示學術之途徑，博學者之興趣者，搜羅敘述，不厭求詳。惟百密一疏，容有未免。當世鴻達，如蒙指示謬誤，以收攻錯之益，幸甚。

上海大華書局編輯部謹啓

駢文通義

無錫錢基博述

原文第一

說文駢，駕二馬，从馬，并聲；古義訓併，或訓並，皆謂偶也。劉勰有作，抉發文心，以爲「文之爲德，與天地并生。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勢不孤立。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此見文之用偶，出於天然。而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此文稱駢儷之始。仁和毛先舒稚黃爲宜興陳維崧其年湖海樓儷體文序，論文之有儷體，原本兩儀，亦宗經誥；其說本文心雕龍之麗辭篇。厥後儀徵阮元芸臺張皇其義，以爲文言說，而原文之所自起，以爲「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象其形也。」考士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說文曰：文，錯割也，象交文也。古文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刻之勞；匪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

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誦易記，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一篇，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惠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而世之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唯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爲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自齊梁之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狀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而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振筆縱書者比也。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名之爲文也。名之爲文，必

義歸翰藻而後可也。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之所不選者，反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其合於昭明所謂文者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在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爲非古而卑之，則孔子之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韻語凡三十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

『文見研經室集。亦越百有餘載，其鄉人劉師培申叔益推承厥指，以著廣文言說，辭加該備。其略曰：『文字初興，勒書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抄寫非易，傳播維艱，故學術授受，仍憑口耳之傳聞；又慮其艱於記憶也，必雜於偶語韻文，以便記誦；而語言之中有文矣！及以語言著書冊，而書冊之中亦有文。觀於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卽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聲韻相叶。而爾雅釋訓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亦三十條，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冊，縣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

言不同。降及東周，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修詞者謂之文，而易文言曰：「修詞者立其誠。」說文：「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飾詞者，卽不得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猶今俗語也。說文

序云：秦代以前，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聲，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別之語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阮芸臺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爲中國人之稱，故

雅言卽爲中國人之言。爾雅者，乃方言之近於官話者也。春秋之時，言詞惡質，故曾子戒遠鄙倍，荀子譏爲俚語，而一語

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文辭，猶

言文言也。文言者，卽文飾之詞。孔子言「詞達而已」，卽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

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至春秋時代之書，亦大抵文與

語分。文近於經，語近於史。故曾子作孝經，老子作道德經，屈原作離騷經，皆雜用偶

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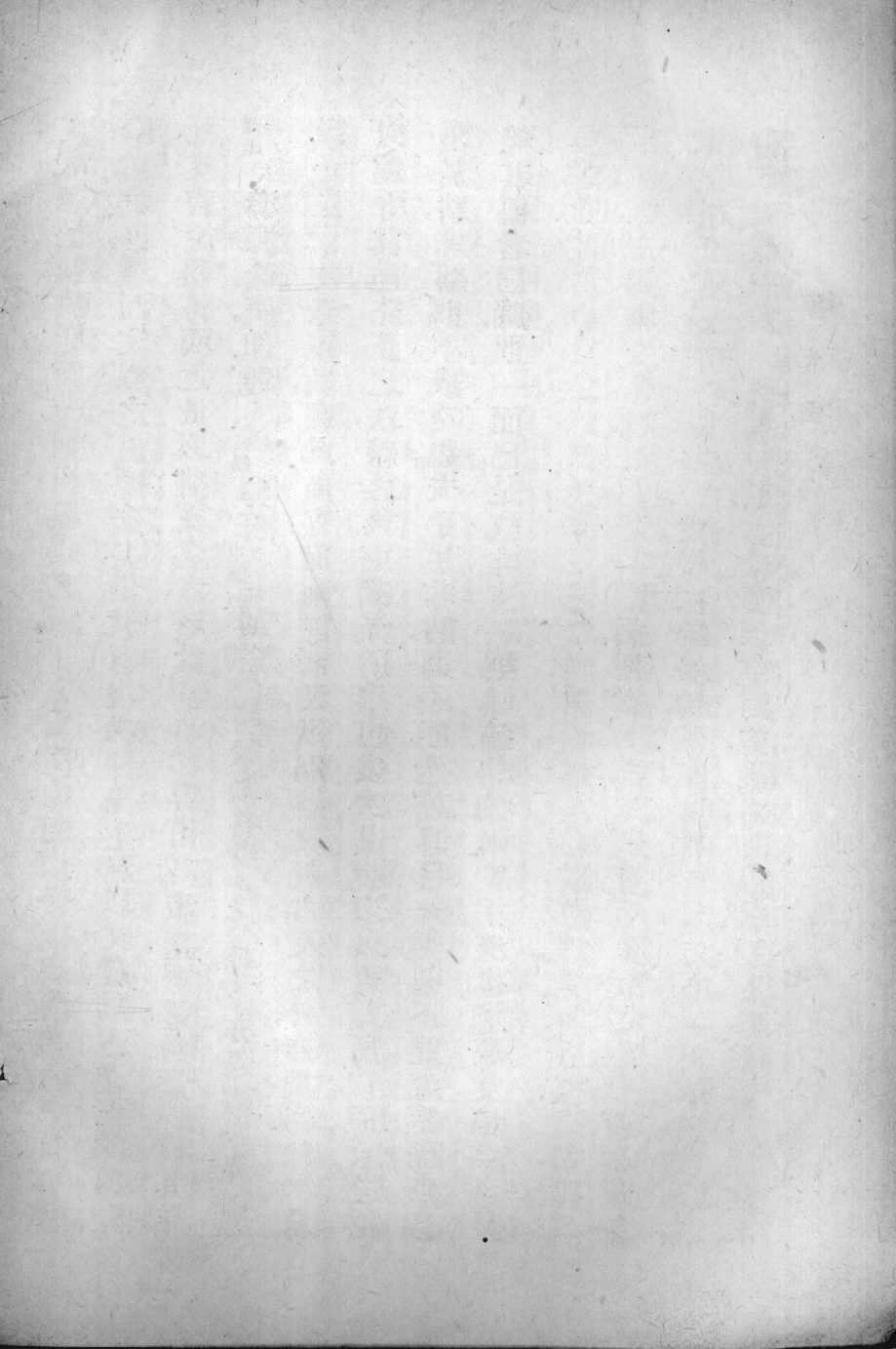
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語。荀子成相篇，墨子經上下篇，皆屬於文者也；莊

列孔孟商韓，皆屬於語者也。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演稿。惟古人言詞，一經

書冊之記載，或加潤色之功，致失本文之舊。俞氏蔭甫謂左氏一書，由丘明潤色，非其本文之舊也。則語而飾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罕用語助之詞，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爲虛字，渾噩之語，易爲流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語之體，亦稍變更。則文而涉於語矣！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於文者也；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者也。然揚馬之流，類湛深小學，故發爲文章，沈博典麗，雍容揄揚，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復詳徵詁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辯書疏之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爲文；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唐書蔣棣傳：修國史，世稱其筆，亦爲記事之文。張說稱大手筆，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筆削；陸機文賦，不及傳誌碑版之文，蓋以此爲史體，非可入之於文也。或用之書札之文，漢書稱谷永書札，而晉書亦言樂旨潘筆，皆指書札之文而言之也。體近於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蓋魏晉之時尙清談，卽古人所謂語也；而筆則著之書冊，故又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云：「至如不便爲詩如

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劉彥和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沈思翰藻者爲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卽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八音協暢默契律呂之深故經子諸史悉在屏遺是則文也者乃經子諸史之外別爲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爲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偶排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爲長短相生之體希蹤子史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爲筆劉禹錫祭韓侍郎文云：「子長在筆」趙璘因話錄曰：「韓公文至高時號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爲文也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爲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爲駢體以昌黎諸輩爲古文文之體例莫辨而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爲

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爲文，以子史爲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縣凌次仲先生廷堪以文選爲古文正的，與阮元言說相符。而近世以駢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趨齊梁、西堂尤侗，其年唐王。
導源徐庾，卽穀人吳錫麒、驛軒孔廣森、稚威胡天游。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亦希踪四傑；楊炯、盧照鄰、陳子昂、王勃爲四傑。文章正軌，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亦獨何哉？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爰次其說以發吾篇，所以原文之必出於駢，非駢則不成文也。夫手足非駢，則不能迭施；耳目非兩，則不能遍察；而所以筭其樞者曰腦，則一而已。是故非主一則無適，非兼兩不相濟也。述原文第一。



駢散第一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湘鄉曾國藩滌生送周苻農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復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文心雕龍探源皇初以明反本，修古之指，謂『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毛稚黃爲湖海樓儷體文序，益藉主客送難以暢其論。

曰：『或謂三古六經，氣留淳樸；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龜詁。水溼火燥之句，亦載於文言。嚆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往復徵引，排比頗多；戰國龍門，云何損格！而陽湖李兆洛申者，乃纂錄駢體文鈔，以爲『唐宋傳作，無不導源漢魏。漢魏之駢體，卽唐宋散行之祖。』涇縣包世臣慎伯與楊季子書，則曰：『六朝雖尙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則是文之駢散，不相廢而相濟也。而曾滌生及近人興化李詳，審言更窮極流變，以明駢散興廢之故。曾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曰：『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曄以下，如潘_岳、陸_機、沈_約、任_昉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唐_{韓愈}、柳宗_元、宋_{歐陽修}、曾鞏、蘇軾、蘇轍、王安石。』

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

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真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而李審言答江都王翰蔡論文書，則曰：『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皆奇偶相參，錯綜而成。六朝儷文，色澤雖殊，其潛氣內運，默默相通，與散文無異旨也；其散文亦爲千古獨絕。試取三國志注、晉書及南北兩史、酈善長水經注、羊銜之洛陽迦藍記，與釋氏高僧傳等書讀之，皆散文之致佳者；至今尙無一人能承其緒，蓋誤以雕琢視之，而未會其自然高妙也。唐之肅代以下文字，亦多追響南北兩朝，特韓柳稍異耳！夫韓柳亦偶也，觀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連犽恣肆，渺無畔岸，參廁其內！此道至北宋初元，師承未墜，自穆伯長修柳仲塗開蘇子美欽尹師魯洙倡爲古文，胸中初無所儲，而務紆其詞以爲古，曳其聲以爲韻，裁複爲單，改短爲長，歐陽哀公雖師昌黎而小變其體，未爲背師法也。蘇老泉以布衣求之於縱橫名法家言，冀以自達；二蘇繼之，馳騁而好爲策士議論，重以比況爲長，文遂往而不返。後雖別

爲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

此書承審言先生抄稿寄示。

其大指在揚駢文而抑散文，此亦矯枉之論。而文心雕龍則頗致戒於「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嗚呼！此包慎伯所爲大聲疾呼，發以文譜者也！述駢散第二。

流變 第三

周秦諸子之書，駢散互用，間多協韻，六經亦然。西京楊雄馬相賦頌擅名，漸及衆製，莫不以偶爲體，以奇爲用。而駢文之規模粗具。顧時代遞降，體製亦復略殊。東漢爲駢儷之祖。班固張衡崔駰駰蔡邕邕體格已成。顧班張弘瞻，崔蔡雅潤，出以雍容，未極雕藻。建安近東漢而出以飛揚，孔融其桀。西晉近建安而更形組練，潘岳岳陸機爲著。故魏晉自爲一類，東晉與劉宋自爲一類。永明以後，益趨繁縟。至蕭梁諸帝王之作，而靡麗極矣！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而簡質，猶爲盛世之音；建安藻繪而雄俊，則是偏霸之逸響。晉宋力弱，特饒韻致，亦由清談之故；其體較疏，猶有東漢遺意。劉宋開基，傅亮和雅，得崔蔡之體。顏延之王融，巧爲雕績而短於神明。鮑照江淹獨發以驚挺之唱，操以險急之調，以琢鍊出驚麗，自成一格。而孔稚珪北山移文，雕章琢句，務爲新穎，於聲偶之中，發揮奇趣；生撰之語，婉諧之調，節圓而句響，已開徐陵

庾信之蹊逕矣！沈約任昉，周旋齊梁之間；明人太倉張溥，天如纂漢魏百三名家集，謂：『沈爲膏沐餘潤，光輝被體。』於任則云：『縱橫駢儷，不受羈勒，馳逐華采，卓爾不羣！』任昉詩以用事不得奇，而駢文不然。故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開今體，任沈亦然！任體疏，沈體密。梁武一門，萃集風雅。昭明秀出人表，簡文湘東，並著二難。徐庾父子，早侍東宮，漸染風氣，窮其體製，英華日新，而宮徵鏗鏘，詞旨瑰瑋，庾工碑版，徐長書記，盡態極研，遂爲駢文正宗。夫三代以前，文無聲偶，八音日諧，司馬子長，所以鏗鏘鼓舞也！浸淫六季，制句切響，千英萬傑，莫能跳脫。所可自異者，死生氣別耳！求其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者，前有江任，後有徐庾。然江任未極圓潤，猶爲近古；而徐庾華實相扶，尤於抽黃對白之中，灝氣卷舒，采不滯骨，麗而能朗，用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先路！然風格漸靡，競出新聲。厥後變而爲四傑，再變而爲李商隱，又變而爲宋人。故李商隱者，宋人之先聲也。宋人名駢文曰四六，其名亦起於商隱，自序樊南甲集，喚曰樊南四六。然四字六字相間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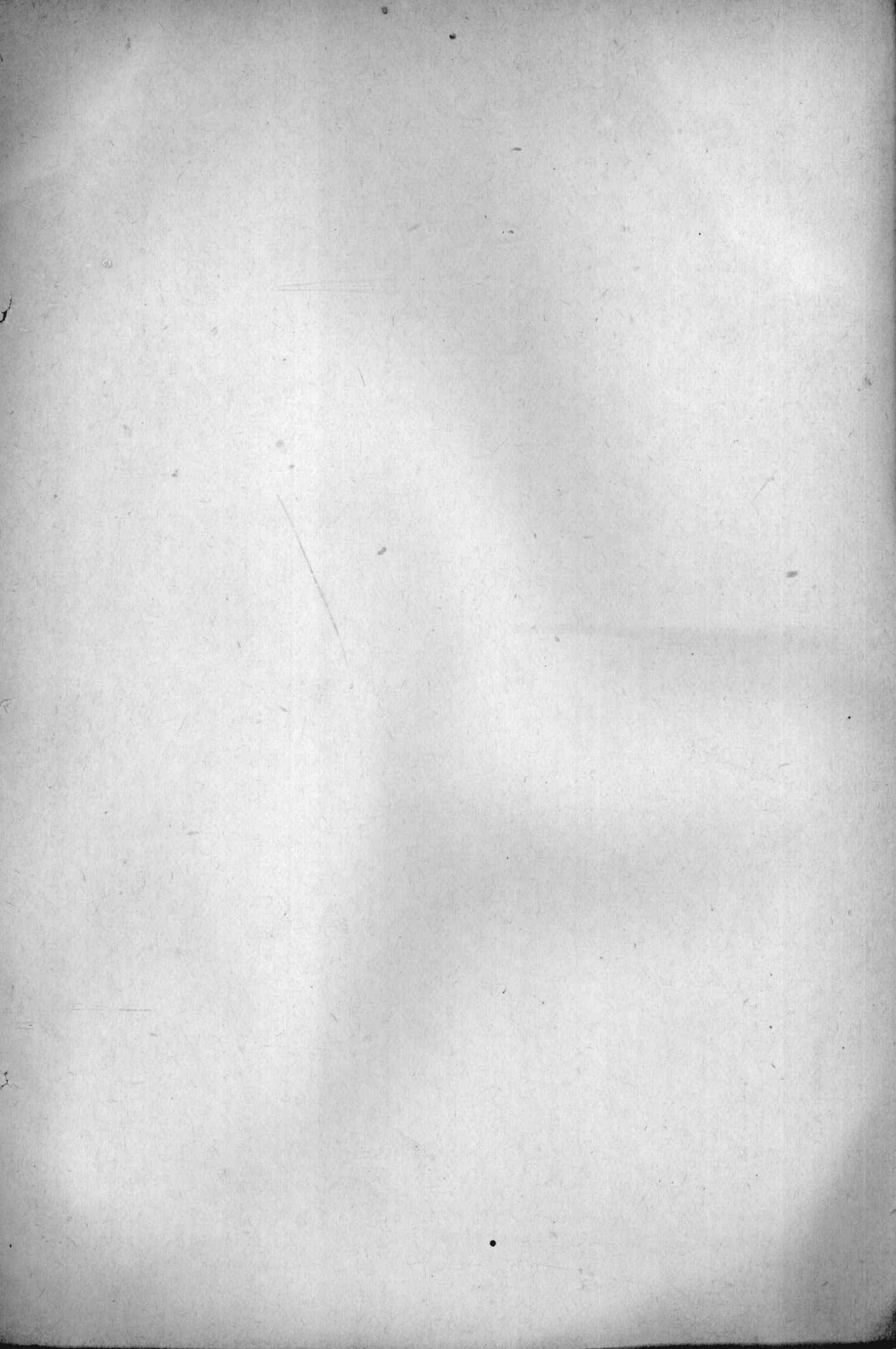
宋齊以下乃如此；其對偶亦但取意義聯貫，並不以駢四儷六平仄相間爲工。永明以前，本無四聲之說；要其節奏自然，初無所謂鉤棘也。六代初唐，語雖變積，未有生吞活剝之弊；至宋而此風始盛，運用成語，囁括入文；然有餘於清勁，不足於茂懿。宋人章奏，多法陸宣公奏議。宣公議論纒纒，自出機杼，易短爲長，改華從實，筆文互用，工爲馳騁。而宋人利其朗暢，以爲模楷；飛書馳檄，其體最宜。至前清彭元瑞有宋四六選；及其廻翔禁林，所自作經進文，亦復依放爲之；體格雖卑，取易曉也。前清初元，兩舉宏博，高文何綺含英咀華，南城曾煥，賓谷纂有國朝駢體，正宗一書，毛奇齡，陳維崧，胡天游，邵齊燾，王太岳，洪亮吉，孫星衍，汪中，孔廣森其選也。曾選之首毛奇齡，蓋以時代爲次；而讀其文章，頗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並非鉤棘，如沈雲英墓誌銘，入後人手，易爲詭麗；而獨以矜莊出之，雍容揄揚，駢文所長；而平滇頌序獨出以驅邁，我用我法，真有來如雲興聚如車屯之勢；余尤喜誦之，惟才力薄弱者，苟欲爲此，易至舉鼎絕臚，不若效徐庾樊南一派，可免舉止羞澀也！毛奇齡不以駢文名，而陳

維崧則駢文有聲。毛體疏俊，陳文綺密。仗氣愛奇，陳不如毛；麗典新聲，毛則遜陳。其摹倣鄴下諸作，雖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時，乃以此入於古文，遂爲程師恭注本所遺。維崧古文不入格，獨此數篇爲佳耳。曾氏以之入駢體正宗，宜也。胡天游駢文有大名，殊不逮所聞。觀其沈吟鋪辭，句無虛語，語無虛字，而振采失鮮，負聲無力，頗乖秀逸，蹈於困躓，但遜國名臣贊一序，論議往復，才章富健耳。然發端緩弛，尙未警遒。杭世駿東城雜記序，寄所親書，招悵述情，雖文體未遒，而辭興婉愜，驅邁遜毛奇齡，疏俊軼胡天游。獨王太岳藻暢襟靈，焱發氣逸，知儻輕不可以樹骨，故接衍以式度，知促數不可以赴節，故漂搖以盡奇。儻輕四語，見太岳管方柳筆書。體氣安於毛，驅邁疾於胡，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邵齊燾有答太岳書云：『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軌，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可以徵其蘄嚮所在。然才氣苦弱，故務其清捷，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清便婉轉而未爲剛，藻綺映媚而未爲豐。世傳王太岳初好爲駢體文，見齊燾作，歎

爲天授；遂綴不爲而規史漢及韓柳一君；以故清虛山房集中駢文不多。然就所存者較其得失，邵氏安徐而未沈博，清婉而未遒逸；未若王太岳之名章迥句，絡繹奔會也！吳錫麒文秀而質羸，機利而調靡，是能手，非高格！而汪中指事殷勤，情兼雅怨；體視吳爲疏；氣方邵則茂；尙澹雅，不貴綺錯；而優游案衍，事外有遠致，使人味之，疊不倦！孔廣森儀鄭堂駢文，汪中讀之，歎爲絕手！然余誦其文，博喻釀采，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沈博而未昭彰，藻密而欠軼蕩，未見鋒發而韻流，徒以辭繁而意隱耳！方汪氏遜其雋，永比洪亮吉又未奧衍。洪亮吉思捷而才雋，理贍而辭堅，尙氣愛奇，動多振絕。汪中不如其雄，孫星衍視之爲靡。吾郡駢文，孫洪齊名，然係不如洪亮吉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情，殆不可勝；而孫才力苦弱，時有齊氣。獨國子監生洪先生暨妻蔣氏合葬壙誌及祭錢太令文，有逸氣，但未遒耳！洪氏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孫則清弱，斯文秀而質羸。又毛奇齡尙勢而不取悅澤，孔廣森茂藻而匱於情韻。獨洪氏則情固先辭，勢實須澤，文體相輝，彪炳可玩。汪洪並稱，洪不逮汪之厚；

汪不逮洪之奇。洪文權奇，汪文娟潔。邵文秀潤，皆可想見爲人。劉星煒駢文與邵齊。燾駢稱然。齊燾葱蒨有志，星煒索莫乏氣。儷枝對葉，動輒用事，自然英旨，罕所體會。所以文不得奇，不如其宗人。嗣綰書記翩翩，後出居上間，以短語彌臻道媚，新聲迥句，處處閒起，得汪中之澹簡，比世駿之婉愜，骨節適於太岳，驅邁安於奇齡，擅美四氏，冠絕一時，嗟其才美，良未易幾！惟祭吳季子廟文，出以議論，既非體要，亦損標致。吾邑楊芳燦文溫以麗，舉體華美，雖靡於汪中，而雄於星煒也。朱珪則結言端直，不貴綺錯，而氣度俊雅，如周公負展，垂紳正笏，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吳鼐駢文少爲珪所激賞，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而閱其文，旨切調緩，同任昉之用事，異邱遲之映媚，骨采未圓，風辭欠鍊，殊傷鈍懦，不免譽過其實之歎。獨其爲八家四六文鈔序，謂『搏摭雖富，不害性靈。闔開自如，善養吾氣。』又曰：『言不居要，則藻豐而傷煩。』以此衡文，不得不歎爲知言也。袁枚才筆縱放，匪不詻麗，而根柢不深，氣散神茶，偶用古語，多成贅疣。樂鈞蒼涼婉鬱，微傷纖巧。彭兆蓀警新不如，轉以閑雅勝之。王曇

烟霞萬古樓文，雋桀廉悍，其病在過求生剗；而讀彭兆蓀文，則又嫌結調太熟。郭麐故爲拗峭，邊幅何窘！吳慈鶴有意妍冶，骨氣不高。故知金玉其相，卓哉有斐，甚難其人！述流變第三。



典型第四

余讀義烏朱一新鼎甫無邪堂答問論：『駢文自當以氣骨爲主，其次則詞旨淵雅；又當明於向背斷續之法，向背之理易顯，斷續之理則微。語語續而不斷，雖悅俗目，終非作家；公牘文字如牋奏書啓之類，不得不如此；其體自義山開之。惟其藕斷絲連，乃能迴腸蕩氣。駢文體格已卑，故其理與填詞相通，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其中自有音節，多讀六朝文則知之。』此體自以六朝爲準，而『潛氣內轉，上抗下墜』斯尤片言居要，可謂一字千金，信足樹斯文之典型，而以發六朝之祕響者也！近人元和孫德謙隘堪纂六朝麗指一書，推大其誼，以爲論衡而矜詡奇祕，發端一序謂：『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余少好斯文，迄茲靡倦，握睇籀諷，垂三十年，見其氣轉於潛，骨植於秀，振采則清綺，陵節則紆徐，緝類新奇，會比興之義，窮形抒寫，極綯染之能。』可謂有味乎其言之也！反覆耽玩，籀其所論，大指主氣韻，勿尙才氣，崇散

朗勿嬾藻采。其論以爲：「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彥昇任用筆稍有質重

處；不若休文

沈約

之秀潤，時有逸氣，爲可貴也！

孫君此論，與張天如不同。據博觀彥昇質重而臻遒古，遠勝休文之秀潤而流綺靡也。參觀游藝第三，然氣體散朗之論，勝

故自不可易。

詩品云：

「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

然則彥昇之詩，失在貪用事，

故不能有奇致。吾謂其文亦然，皆由於隸事太多耳。語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

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徵實，若事事徵實，易傷板滯。後之爲駢文者，每喜使事而

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無不用頓宕之筆。後人但賞其藻采，

而於氣體散朗，則不復知之。故卽論駢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無多矣！此崇散朗，

勿嬾藻采之說也。又謂：「長沙王益吾

謙先

選駢文類纂四十六卷，其持論大旨，則在

不分駢散而以才氣爲歸。夫駢文而歸重才氣，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復輕鄙，無所藉

口。惟旣言駢文，則當上規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貴，蓋以氣韻勝，不必主才氣立說也。

齊書文學傳論曰：「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若取才氣橫溢，則非六朝真訣也。昌黎

謂：「惟其氣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應爾。駢文則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

往氣極邁鍊，欲言不言；而其意則若即若離，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故駢文蹊逕與散文之氣盛言宜，所異在此。『此主氣韻，勿尙才氣之說也。主氣韻，勿尙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隘堪以爲：『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爲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爲四六，義山亦不必爲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此不必卽謂駢文。不然，彼有麗辭一篇，專論駢體，何以無此說乎？吾觀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祇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而駢文又與律賦異。隘堪以爲：『駢文宜純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賦，則不免失之纖巧。文心雕龍，詮賦與麗辭各自爲篇；則知駢文且不同於賦體。賦體出以雕纂，而駢文尤貴疏逸。』疏逸

之道，則在寓駢於散。隘堪以爲：『駢體之中，使無散行，則其氣不能疏逸，而敘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信碑誌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敘一事，多用單行，先將事略說明，然後援行故實，作成駢語以接其下；推之別種體裁，亦應駢中有散也。儻一篇之內，始終無散行處，是後世書啓體，不足與言駢文矣！』嗚呼！此彥和文心所爲致歎於『氣無奇類，文乏異采，則碌碌麗辭，昏睡耳目』者乎！隘堪之作，此爲精覈要刪厥旨，用式多士。述典型第四。

漫話第五

漫話者，無當弘旨；尋章摘句，亦足以發；其出前人，或識別，或亦不復；零珠碎璣，聊資談雋而已。

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譚何容易！曹植洛神賦，詞意多襲宋玉高唐神女兩賦，人之所知。而其格調，則有摹蔡邕以出變化者。蔡邕篆勢曰：『顏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又曰：『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而洛神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其格調即摹蔡也。惟蔡出之以質重；而曹抒之以輕麗。卽此可悟文章鑪錘在我，自出變化之法。

孔穉珪北山移文曰：『高霞孤映，明月獨舉。』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曰：『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造詞雖同，用意不一。孔以喻空山之寂寥，王以況才士之不羣。託

與不同，而磊落英多則一。

駢文以妃黃儷白爲工麗；亦有以粗枝大葉臻古逸者。如北魏孝文帝與太子論彭城王詔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舍紱，以松竹爲心。』吳均與朱元思書曰：『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沈炯經通天臺秦漢武帝表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麗語能樸，綺語能疏，是也。駢文以驚紅駭綠爲華采；亦有以淡裝素抹見雅練者。如謝莊月賦曰：『白露優空，素月流天。』又曰：『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江淹別賦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梁元帝采蓮賦曰：『夏始春餘，葉嫩花初。』庾信小園賦曰：『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又曰：『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又曰：『燠麥兩甕，寒菜一畦。』樸語能麗，質語能雋，是也。姿采幽茂，古力蟠注，是六朝人眞實本領。

駢文之奇語生撰者，未能葩采迅發。而葩采迅發者，又非奇語生撰。鮑照登大

雷岸與妹書曰：『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又石帆銘曰：『崩濤山墜，鬱浪雷沈。』又飛白書勢銘曰：『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江淹建平王聘隱逸教曰：『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突兀嶽嶽，操調險急，此之謂『奇語生撰。』謝朓辭隋王子隆牋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侯歸艫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徐陵玉臺新咏序曰：『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又曰：『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庾信謝趙王賁白羅袍袴啓曰：『程據上表，空諭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縹，變纈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又梁東宮行雨山銘曰：『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綺藻宣茂，舉體華贍，此之謂『葩采迅發。』顧未有葩采既能迅發，而句法又極生剗者！惟吳均與顧章書曰：『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靈，深谿蓄翠。』劉令嫺祭夫徐悱文曰：『電碎春紅，霜雕夏綠。』造語既極生剗，葩采亦復迅發；二難之并，得未曾

有！

庾信『草綠衫同，花紅面似』之句，與劉令嫺『電碎春紅，霜雕夏綠』同一紛紅駭綠。然庾猶見景生情，文人慣技；劉則翻空出奇，詞筆非常。梁書劉孝綽傳：『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睹此文，於是闌筆。』可謂奇才！

邱遲詩，鍾嶸詩品，謂其『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今讀邱遲與陳伯之書，通篇情文並茂，中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借景生情，真有『點綴映媚，落花依草』之致。

自古名篇，不嫌依放。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依放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陳後主與江總書，依放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不止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爲揚雄羽獵長揚兩賦之藍本也。徐陵上梁元帝表，有曰：『青羌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而與王僧辯書，亦用此一聯，駢文之作，造語爲難，雖一

人爲之，不免錄舊。不止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句，爲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之套調也。

孫隘堪六朝麗指曰：「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爲當時傳誦；後世亦多稱之。其中用「良有以也」，「豈徒然哉」，以數虛字作對，六朝文則無是也！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是乎！」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虬書：「有是因也，何其暢歟！」又梁元帝與武陵王書：「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凡若此類，不過以跌宕出之；未有行之屬對中者。當觀李義山文集，亦時有賓王句調。然後知唐代駢體，易失寬博，不及六朝之散逸矣！」

李白杜甫以蓋代詩名，鼓吹盛唐；其文遠不逮其詩，然當四傑之後，而不規規於四傑之窠臼，則李杜之駢文，亦足以自樹一幟矣！李白集中送蔡十序，有「朗笑明月，時眠落花」一聯，送張祖監丞序，有「紫禁九重，碧山萬里」一聯。大抵涉筆

成趣，不待規創而自圓。唐之駢文，間以散文；猶漢之散文，間以駢文耳！杜甫之文，如畫馬讚之類，四言雅鍊，雖不足以比兩京，視六朝則有過之矣！

元稹白居易皆能古文，元稹滔滔清絕，白居易灑灑敷詞，皆可傳誦。其駢體亦擅場。而文詞每多浮麗，求其典重者，如元稹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曰：「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廷鄉之母有德，漢置封邱。」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制曰：「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陳而天狼滅。」皆字字矜鍊矣！白居易太湖石記曰：「有盤物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尊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劇如劍戟者。」奇峭幽挈，句句錘鍊，尤爲古調獨彈者也！

明瀟湘張燧和仲千百年眼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倕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煒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髻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

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宋錢唐釋文瑩道溫撰玉壺清話載：「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奉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麤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眼前指點，亦自得體。又載：「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官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某親自選中。」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游，夜雨空傷於斷雁。」其千言，率類於此。卒，鄉人李慶

孫爲詩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鈞酸文舉世傳。」全文不見，就其斷句，調采蔥菁，亦可玩誦。又曰：「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尙完。時曾子宣內翰守鄱陽，手寫一東慰之，略云：『扶搖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博瞻才雅，嘗誦之經日，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神驅氣使之爲爾！』」

晉江曾慥端伯撰高齋漫錄載：「董禹川濬長於四六，嘗有云：『八十日歸去來兮，九萬里搏扶搖者。』又云：『聲聞於天，方類在陰之鶴。時控於地，有同決起之鳩。』又云：『考父再命而僂，靡獲循牆。孟軻千里而來，敢云利國。』語亦渾脫。

金華呂祖謙伯恭撰宋文鑑，而楊億表啓，亦見采錄。億爲文，春容大雅，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其駕幸河北起居表曰：「義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氓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而耀武。」云云。鏗鏘鼓舞，可謂有典有則矣。賀刁祕閣啓曰：「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

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亥豕之非，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鴻博，式副選掄』云云。詞筆爽潔，頗有逸氣。厥後歐蘇四六皆以氣行，晁無咎又以情勝，各自名家。

南宋駢文，德興汪藻、彥章浮溪集爲最著。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統觀所作，大抵以儷語爲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與洞達，曲當情事；詔令所被，無不懷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措辭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如所稱隆祐太后手書，告天下以立康王之故，其警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一時推爲雅切。又宋齊愈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張邦昌責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跌宕昭彰，皆當時所謂四六名篇。膾炙人口者，其次當推鄱陽洪适、景伯盤洲集。适以詞科起家，工於儷偶。其弟邁嘗舉所草張浚免相制，王大寶致仕制，浙東謝表，生日詩詞謝啓諸聯，載於容齋

三筆。然考适自撰小傳，自其少時擬復得河南賀表，卽有「齊人歸鄆」之田，宣王復文武之境」句，爲作者所稱。其內外諸制，亦皆長於潤色。如紹興間，知制誥草親征詔，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功。」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隸事穩稱，辭亦適健。陸游以詩名，而文不甚著。然觀其賀禮部鄭侍郎啓，有曰：「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抑揚爽朗，可謂工雅得體者矣！

文人之筆，不足爲依據；以其言不由衷也。如汪藻賀李綱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兩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旣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綱爲張浚所誣，落職。藻草制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尙論者何所適從乎？又秦檜在

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詞極渾雄，然試問秦檜足以當之乎！

秦檜子熿狀元及第。李劉賀以啓曰：『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笞兒，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而汪藻賀啓則曰：『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遂以得罪，編管湖湘。同一頌諛，而論筆仗，則汪尤健於李也！

自六代以來，箋啓卽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爲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啓，無一人不用啓，其啓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內，別有專門。南渡之始，吾郡孫覿、仲益、內簡尺牘，一時稱勝，猶存古意。迨崇仁李劉、公甫、四六標準出，惟以流麗穩貼爲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沿波不反，遂變爲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而冗濫極矣！然劉之所作，頗爲隸事親切，措辭明暢；在此體中，可謂名家！

汝陰王銍性之撰四六話二卷，其書皆評論宋人表啓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吾祖吳越武肅王賀唐昭宗更名曄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之論導之也。稍後上蔡謝仍景師撰四六談塵一卷，其論四六，則以命意遺詞分工拙以視銍之尋章摘句者，所見爲遠勝之。至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尤切中南宋之弊。

遜清駢文名家者甚多；然亦時有利鈍。福州梁章鉅、荳林退庵隨筆曰：『四六文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爲兩層：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勃爲之首，以雄博爲宗；本朝之陳維崧

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李義山

商隱

爲之首，以流麗爲勝；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

無專家，各以新巧爲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略；本朝之章藻功

似之。今欲爲四六專家，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

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蕙堂集，

吳綺著

思綺堂集；章藻功著。則

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又曰：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覃軒檢討爲最正。」

廣森

檢討

嘗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不爾，則用之婚啓，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

之論辨；真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與散體文同也。」又曰：「徐

庾集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卽當擇取，須避其平實之弊。第一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與

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爲王子安所襲用。若刪卻與共二字，便成俗響。陳其年

維崧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嫦娥寶樹。此調殊惡；在古人，寧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

也。」又舉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

未歇。」以爲「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至云：「不可用經典奧衍之字

及制舉文柔滑之句，則不足於宋四六一派矣！包慎伯答董晉卿書曰：「僕家無藏書，少不涉學，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鉅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臯侍郎光作，駸駸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珪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蛟騰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張臯文編修言惠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金朗甫庶常式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質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歎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匯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雅密，接武鮑、庚，其庶幾矣！」此其言雖爲論賦而發，然賦者鋪采摛文，駢文之大宗。朱鼎甫

堂答問曰：「文章未論工拙，先論雅俗。如蓮裳，釣樂答王痴山書有云：「眼與碧疏，意將紅斷。」欲學齊梁，乃落俗調。凡此皆可類推。」細籀三君之論，則於駢文之取逕及雅俗，可以得其指要；舉一反三，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耳！

自來爲駢文者，非博之難，而雄爲難！然不雄而博，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鍾嶸詩品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此則博而不雄之弊也！然則如何而能爲雄也？毛稚黃爲海樓僂體文序曰：「能於屬詞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綉青、婉白之法，自行跌宕，政如山陰楷書，而具龍跳虎臥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行頓挫之致。」陳維崧之文，未能臻此；然真狀寫得雄博二字出。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國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雨露。」嬌潤有致。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詔賜以御製詩全部，謝表有云：「乍聆天語，眞目所未睹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渾脫瀏亮，妙

在適如其分！

高映川丈琳汝爲余言：咸同間，吾邑有鄒鉞者，字少儀，工筆札，爲人作乞貸書，有曰：「燃眉之急，無過於目前；援手之恩，有待於足下。」開閣動宕，真有彈丸脫手之妙！不塵隸事，穩稱已也！

晚清駢文，以南皮張之洞孝達爲大家，刊有廣雅堂駢文，其撰書目答問，江陰繆荃孫

增提

入後姓名略，於駢體文家注曰：「國朝彭元瑞恩餘堂經進稿，用宋法。今人示

樸齋駢文，則用唐法。」按示樸齋駢文，歸安錢振倫榜仙作也；坊間有刻本。

侯呂陳石遺先生衍爲廣雅堂駢文注敍曰：「凡人讀書，各有其專注之處；不

審其所專注，有引用並非僻書而瞠目莫曉者。乾嘉間孔龔軒治大戴，則專用大戴

中語。孫淵如星治墨子，則輒用墨子中語。彛軒又喜用新序說苑中語，初非僻書也。

余友許豫生君注吳山尊鼎所選八家四大文，若問字堂星衍之一呼嘯若瑾，儀

鄭堂之「不兵霍虎」，「設妃若廟」，皆闕如。不知其爲作者所常用之書耳。張廣

雅相國在近代達官中，最稱博洽，四部罔不探，而尤熟資治通鑑。詩文駢散罔不作，余常以奏議第一，詩次之，駢體文次之。生平文字，務博大昌明，不爲奧衍僻澀以號稱高古；而用事尤見雅切。故往者爲駢文壽，李少荃相國先使屠敬山大令寄屬稿，篇二千言。廣雅易其八九，敬山駢文在近賢中不作第二人想。此篇刻在結一宦集中，風格視廣雅爲高；然廣雅作光明俊偉，切當自己身分，非屠作所及。兩文並存，可以方鄭亞之改李義山，昌黎之改盧玉川矣！論讀書各有專注，可爲駢文家作注者法。

談駢文者，莫備於烏程孫梅松友四六叢話，而惜其辭涉曼衍，又限於四六一體。僕茲所陳，遜其繁富，而亦無其支蔓；蘄於啓示塗徑，津逮求學。詞出談屑，指歸挈要；而鎔裁自我，語無相襲，雖非鉅帙，要爲別裁。述漫話第五。

